



# 论西夏从格言到西夏文人诗的形成

聂鸿音 刘 敏

**摘要:** 俄藏 ИHB.No.121 和 ИHB.No.876 正面的《赋诗》《大诗》《月月乐诗》《格言诗》和《聪颖诗》的作者们,具有服务于皇室和宫廷的身份。对比西夏格言和这五首诗歌的诸多细节,就能够见出这些文人诗歌源于格言而艺术性又高于格言的地方。西夏文人显然是通过自觉向格言学习,探索和创造出了西夏人民自己喜闻乐见的党项体无韵杂言体诗歌形式。

**关键词:** 西夏;格言;文人诗;党项无韵体杂言诗

俄藏 ИHB.No.121 和 ИHB.No.876 正面的《赋诗》《大诗》《月月乐诗》《格言诗》和《聪颖诗》,明显呈现出民间格言逐渐演化成成熟文人诗的递变色彩。这些文人的身份虽然模糊不明,但他们对国主、国君、臣僚、道义、佛教、圣母、君臣、国宴等的关注,说明其服务于皇室和宫廷的身份。其中,《赋诗》显系诗人特意呈送给皇帝圣主的意思,多注重族源和祖德的演绎;《大诗》显然很可能是工院番汉乐人对唱脚本,故而娱乐色彩甚浓;《格言诗》本不讳言脱略于格言的本质,《聪颖诗》则表现出一定的独创能力,两者都是代皇家立言的性质;《月月乐诗》文采最高,已经是在党项式无韵杂言体诗歌上,借鉴中原乐府诗的艺术经验,是成熟而典型的文人诗歌了,代表了党项式诗歌的最高文学水平。

## 一、党项人心目中的诗与歌

如所周知,丝绸之路沿线所有少数民族的诗歌作品,包括汉族的曲子词都很少出现对仗,而有意识地把对仗作为一种修辞手段频繁地应用于诗歌创作当中。当然,这似乎也是党项人的特长。这一特点不会是在中原格律诗的影响下产生的,因为党项诗歌的对仗句可以多至一二十字,并不像中原格律诗那样仅限于五言和七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西夏“宫廷诗集”问世的12世纪下半叶之前,骈偶句就已经广泛存在于党项民间格言当中了。党项人把他们的这类作品

**作者简介:** 聂鸿音(1954—),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西夏文献学、西夏语文学、中国民族史研究;刘敏(1964—),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称作“诗”(寂 dzjo<sup>2</sup>)或者“歌”(罽 kja<sup>2</sup>)。西夏字典《文海》对这两个词的解释是:

诗(寂 dzjo<sup>2</sup>)者,格言、辩才、喻言、儒语为诗之谓也。

歌者,歌唱也,歌(罽 kja<sup>2</sup>)也,唱歌也,为歌为唱之谓。<sup>①</sup>

在西夏译的中原典籍里,“寂”dzjo<sup>2</sup>(诗)还可以直接用来翻译汉语的“赋”<sup>②</sup>，“罽”kja<sup>2</sup>(歌)还可以用来翻译汉语的“唱”和“曲”。例如《类林》:

遂录属仕縠瞭,《麓寂》(ɲwu<sup>2</sup> dzjo<sup>2</sup>)息录碩属。

[荀卿]因善做文章,做《笔赋》一首。(卷七《文章》)

繕練癡螭缺竝葳綱,《謬罽罽》(tsəj<sup>1</sup> ɲjow<sup>2</sup> kja<sup>2</sup>)碩属。

国人因伍子胥忠烈,为做《小海唱》。(卷三《隐逸》)

焊練絳,《俊诵涅罽》(ko<sup>1</sup> ljij<sup>1</sup> sə<sup>1</sup> kja<sup>2</sup>)碧碟菓惹谍耳攻。

此人来,授嵇康《广陵散》曲于梦中。(卷六《占梦》)

从以上情况可以大致看出,“诗”与“歌”在西夏人心目中的区别在于能否入乐歌唱——“诗”就像“赋”一样不入乐,但比“歌”更强调文采(辩才)、比喻(喻言)和用典(儒语)<sup>③</sup>。这与现代人对“诗”和“歌”的印象差不多。

现存的党项式诗歌分别用这两个词命题。用“诗”命题的作品一般篇幅较大,由数十“联”甚至百余联组成,每联上下句的字数一致,并且基本形成语义对仗。前后各联之间不一定有叙事或说理的意义关联,全诗也大都没有一个贯穿到底的主题。事实上这种特殊的“诗”应该是从原始的格言发展来的,党项人的一首“诗”大都可以看作若干首格言的汇编。当然,最终形成的“诗”并不包含我们印象中构成诗的全部要素。

党项本民族风格的诗歌作品在西夏时期曾经汇编成集,今天可以见到20世纪初在黑水城遗址出土的两种,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编号 ИИВ.№.121。原件是一册蝴蝶装的小书,两面有字。正面为乾祐十六年(1185)刻字司刻本,共包含五首长“诗”,每首一卷。纸背是

①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49—510页。

② 西夏还有个“假”gij<sup>2</sup>字,一般解作“赋”,但是在现存的西夏文学作品里没有用“假”(赋)单独命题的。这个字偶尔可与“寂”组成“寂假”dzjo<sup>2</sup> gij<sup>2</sup>(诗赋)一词,用来翻译汉语的“赋”,例如《类林》卷六《占梦》有“汉武帝命扬雄做《甘泉赋》”一句,其中的“赋”在西夏译本中作“寂假”dzjo<sup>2</sup> gij<sup>2</sup>(诗赋)。

③ 这里给“诗”和“歌”下的定义仅限于党项式诗歌。汉文诗歌没有这样的区别。



时间稍晚的抄本，存 30 余首“歌”，没有总题，一般称之为“宫廷诗集”<sup>①</sup>。《宫廷诗集》另有一个卷子装残抄本（ИHB.No.876），存诗 7 首，内容与 121 号部分重合，只是在几首诗的题目下写出了作者的名字。<sup>②</sup>

无论是“诗”还是“歌”，无论每“联”的字数多少，其唱诵的节奏都与汉文诗歌相似。如果一句诗的字数是偶数，则一般采用“二 + 二 + 二”的格式。下面两联出自《夏圣根赞歌》和《新修太学歌》，分别意为“美丽蕃女为妻，灵巧七儿为友”和“迁自太庙旧址，座落儒王新殿”。

墮磧—册册—拣簪，捺登—縠縠—蕃商。  
蕃女—美丽—妻眷，七子—灵巧—朋友。  
荔罌—档縠—皴滚，楞眼—榴糴—泛蚘。  
大宫—旧庙—上迁，儒王—新殿—下落。<sup>③</sup>

如果一句诗的字数多些，那么末三字采用“二 + 一”或者“一 + 二”的格式，前面的字则可视需要两两递加，这是格言中最多见的节奏。比如《夏圣根赞歌》：

纓梆—导保—鹏縠—碣，拒缸—蚀綯—褙竈—轱。  
黑头—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河—上。<sup>④</sup>  
坚坚—麤滚—麤—沕砧，唉唉—对倘—对—篇脈。  
日日—博弈—博—则负，夜夜—驰逐—驰—不赢。<sup>⑤</sup>

无论句子扩展到多长，也总是保持这样的节奏。下面一联来自《新修太学歌》<sup>⑥</sup>，其中使用了“顶真”的表现手法，可以译作“无土以筑城，无土筑城，天长地久光耀耀；除灰以养火，除灰养火，日积月累亮煌煌”：

①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267—311 页；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整理与研究》全文翻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严格地说，其中的作品都以“歌”kjǎ<sup>2</sup>（罌）命题，所以应该据其形式拟题为“应制歌集”而非“诗集”。

②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312—315 页。

③ [日] 西田龙雄：《西夏语〈月月乐诗〉の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25，1986 年。

④ 西夏文献里的“黑头”和“赤面”分别指 11 世纪以后党项族内部的平民和贵族。“石城”和“漠水”应该是党项民族的发源地，但其具体所指众说纷纭，目前没有一致认可的结论。

⑤ [俄] 克恰诺夫（Е.И. Кычанов），1970 “Гимн священным предкам тангутов” [夏圣根赞歌]，《Письменные памятники востока》1968，217—231，Москва：Наука。

⑥ [日] 西田龙雄：《西夏语〈月月乐诗〉の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25，1986 年。

洪—昧带—保—息哺，洪带—保哺，甃窗—睫窗—例—緹緹；  
 土—虽无—城—修筑，土无—城筑，天长—地长—光—耀耀；  
 斥—魏豪—莊—□繫，斥豪—莊繫，緘坤—聚坤—妄—嚷嚷。  
 灰—既除—火—□养，灰除—火养，日代—月代—亮—煌煌。

党项诗歌在少数情况下可以打破常用的格式，即在形成词义对仗的一联中虽然上下句字数一样，但彼此的节奏偶尔可以不同。例如《夏圣根赞歌》里有一联，六字一句，意思是“儒者身高十尺，良马五副鞍镫”：

砣楞—辘—灯考—練，靛竈—吵—氦—笙注，  
 儒者—高—十尺—人，马身—良—五—鞍镫。<sup>①</sup>

再如《新修太学歌》中的一联，意为“得遇圣句圣语文，听作御策御诗词”，两句虽然同为七言，但上句中间三个字不合通常的节奏格式<sup>②</sup>：

綃蚰—綃—禍遂—息曉，轟碰—轟钩—刚—寂仕。  
 圣句—圣—语文—得遇，御策—御词—听—诗作。

不仅如此，党项诗歌的对仗也并非如中原格律诗那样处处贴切，显然反映了作者的写作能力尚欠，在遣词造句方面力不从心，今人自可不必多怪。

## 二、集格言而成的准党项体无韵杂言诗

西夏仁孝乾祐十六年（1185）刻字司所刻的西夏文诗集，五卷长诗合刊，分别题为“赋诗”（假寂 gijj<sup>2</sup> dzjo<sup>2</sup>）、“大诗”（寂縱 dzjo<sup>2</sup> khwej<sup>2</sup>）<sup>③</sup>、“月月乐诗”（聚聚絶寂 lhji<sup>2</sup> lhji<sup>2</sup> biej1 dzjo<sup>2</sup>）、“格言诗”（酮稗寂 dew<sup>2</sup> lji<sup>2</sup> dzjo<sup>2</sup>）和“聪颖诗”（箠算寂 tijj1 we1 dzjo<sup>2</sup>）。该诗集具体的创作者和创

① [俄]克恰诺夫(Е.И. Кычанов)，1970“Гимн священным предкам тангутов”[夏圣根赞歌]，《Письменные памятники востока》1968, 217-231,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② [日]西田龙雄：《西夏语〈月月乐诗〉の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25, 1986年。

③ 全诗有克恰诺夫(Е.И. Кычанов)节译，见其1997 *Море значений, установленных святым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Центр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P.217-223。对当今的研究者来说，西夏格言的翻译是最困难的，因为格言大都只有两句，缺乏足够的上下文提示其间隐含的意义，里面一些特殊的比喻手法令人难解，所以迄今所有的译文都不能令人完全满意。



作时间均不详，影印件刊布于《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册。<sup>①</sup>这五首诗歌各为一个独立的内容，其中第四卷《格言诗》的题目把“格言”和“诗”放到了一起，更加清楚地表明这卷“诗”是格言的汇编<sup>②</sup>。《赋诗》现存3页，有残损。原卷存尾题“赋诗文一卷”，另有题记四行，惠宏、段玉泉译为：“乾祐乙巳十六年四月日刻字司头监殿前金堂管勾御史正番学士味浪文茂等，刻字司头监三学院百法师傅骨勒善源，笔受和尚刘法雨”<sup>③</sup>。可见，这些诗歌是由西夏官方的高级文人主持刻板复印的，无论其作者是否就是“殿前金堂管勾御史正番学士味浪文茂”或者“三学院百法师傅骨勒善源”等人。

《格言诗》《月月乐诗》等五首的作者身份和诗歌功用。相比较《新集锦格言集》，这五首长诗既有与格言诗相同的一面，亦有与之相异的一面。

《赋诗》首残，所存内容是关于党项羌民族的一位“宽松云女子”、女始祖“天女鹤”、男始祖“先祖君”的民族起源故事诗歌前面部分为夸耀先祖，中间部分赞民智慧，后面部分则谈及“近世”、圣主，忧戚君臣下僚之间的关系，大致是劝谏君王“亲贤臣，远小人”之意。其中，关于“云女子”和“天女鹤”的部分，大致是以“赤面”为党项羌女性的代称，以“黑头”为党项羌男性的代称。末句“圣主查验我心息”，则知此诗就是写给“圣主”即皇帝看的。那么，这位作者肯定不是下层老百姓了，他更有可能是皇亲国戚，或者是仁孝的姊妹。

《大诗》，是以西夏语创作的极富党项民族格言组合色彩的一首长1500余字的长诗，在形式上很像民间谚语“集合而成”，内容亦是对忠孝节义、智慧勤俭的歌颂。《大诗》的开头说：

翠荒膳敖盼晚披皦靛蚰唆豁矧稞。偏寂氩芮，钩稷孺梭。

岁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诗词五车，对仗万卷。

接下来就是缺乏逻辑联系的格言，有几首讲到了宇宙和人类的起源，屡次提到“白鹤”“熊”“赤面猴”“太阳女”之类，应该是来自党项民间古老的传说<sup>④</sup>，只是实际含义还看不懂，所以译文难免牵强。

<sup>①</sup> 俄藏 ИHB.No.121 号夏乾祐十六年（1185）刻字司刻本，《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册，第267—282页。原卷存尾题“赋诗文一卷”，另有题记四行，惠宏、段玉泉译作“乾祐乙巳十六年四月日刻字司头监殿前金堂管勾御史正番学士味浪文茂等，刻字司头监三学院百法师傅骨勒善源，笔受和尚刘法雨。”参见惠宏、段玉泉编《西夏文献解题目录》，阳光出版社，2015年，第44页。

<sup>②</sup> 用若干首格言连缀为无韵长诗，《道理诗》可以视为极好的范例。稍晚些时候，藏族高僧贡嘎坚赞（1182—1251）也编出了《萨迦格言》一书，在排比对仗式格言的基础上把每句统一为七个音节，并大量使用“比兴”手法，以此开创了藏族和蒙古族的哲理格言诗风。

<sup>③</sup> 惠宏、段玉泉编：《西夏文献解题目录》，阳光出版社，2015年，第44页。

<sup>④</sup> 关于天地起源的传说，参看本书第二章第一节《西夏格言、民间传说及来源》。

磚竈絳癩酣河縉，綉柳軍編蠶胞舉；滁牧糶碾砍的汝，拒缸笨屬窃奢舉。插变插  
絀瘡炯蘭，睇紉鈴縈搓烁坯。

白鶴伴石至老死，黑頭负重老与死；房星所做为衣食，赤面做事食与衣<sup>①</sup>。出生之  
人皆面赤，留养之子多庶民。

这一则格言是骈对，“白鹤”与“房星”成为黑头、赤面学习的对象。我们虽然不太清楚它  
们的具体含义，但黑色头发、红脸蛋的西夏人向大自然学习的经验，应该是祖祖辈辈继承的精  
神。再比如：

撞剧舳稗稗蚰痘，絨緜號腹磧漆，股揣扑吹态睇饶，聚脂綢榜登桶。淖帽磚竈嫡  
柳聂，幌毗吉蘭蔭縈腔，颯阡眩缸睫簪戮。

太阳腿脚女儿游，日斗下姑女戏；月亮西方巧子嬉，月西出啰子闹。天下白鹤游  
黑愚，显见巧手剔红肉，额前肉红地不堕。

“太阳”“月亮”“啰子”“白鹤”“姑女”“女儿”“巧子”“黑愚”“巧手”，实际上就是人与大自  
然相互依存的关系。即使我们不清楚其具体的象征或者寓意，但星移斗转，日月轮回中，西夏  
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自然情愫和相互倾慕还是约略可见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大诗》中有几句似乎不是格言，而是在描述宴饮的现场：

慕碕朕蔕而經隋，目籥沕属砗砩絕。莫譽羹蚶雏马甲，綢盲縵疲商脓蚘。

彼此交谈乐谦让，汝我协作娱众人。宴享饮食罚随我，欢喜头人苦相憎。

由此可以联系到作为诗题的“寂縱” dzjo<sup>2</sup> khwej<sup>2</sup>，其字面意思是“诗大”，此前的研究者译  
作“大诗”，是误把“縱” khwej<sup>2</sup> 当成了字形相似的形容词“荔”。实际上“縱” khwej<sup>2</sup> 是个名词，  
意思是“大人”“长官”，指的是某个组织的领导者。因此，“寂縱” dzjo<sup>2</sup> khwej<sup>2</sup> 的实际含义应该  
是“献给大人的诗”，也就是献给筵席上地位最高的人。此诗首句“年属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  
戌亥”貌似突兀和奇怪，类似于起兴？或者“某年某月”或者“很久很久以前”的意思？其实即  
是西夏“巧智艺能人”的演艺开场白的套路，预示底下的内容是可以传承的，适用于不同的时间

<sup>①</sup> 西夏的文学作品里。“黑头”和“赤面”总是以“对文”的形式出现，合起来指党项各部族的成员。“房星”似乎是用来借代“赤面”的。



和场景。这首诗总体上与前一首相似，谈天祖、族长、黑头、赤面、君子、头人、朕、君、天子、国主、臣僚、德人、俗巫、愚者、男人、妇人、巧女、媳妇、老人、幼子、富贵、寿命、太阳、月亮、房星、白鹤、乌鹭、青蛙、众蛙、虎豹、大象、蛇、龙、助子、后子、谏国、救国、善言、戏语等，具有明确的汲取民间谚语的特征。“彼此交谈乐谦让，汝我协作娱众人”“巧口食郊野，银断买卖难；巧舌食不尽，钱少不议价”等，则诗人的身份应该是熟悉百姓生活的能够以颂诗娱乐众人的职业歌手，且一般这种演艺，极有可能是一对艺人配合对唱的。“宴享饮食罚随朕，欢喜头人苦相憎”，说明这种形式的演艺，是西夏的俗乐，即筵乐、燕乐、宴乐。“又赞又颂又歌诗”，“歌颂辩才长相继”，说明其为广义上的西夏各个阶层的音乐形式之一。因此，我们说，《大诗》应该就是西夏“番、汉乐人”或者牧民中的艺人，依据格言的形式编排的演唱脚本。但由于诗歌本身经过西夏文人们的整理，所以不排除其中的某些文人诗歌的色彩。比如白鹤、黑头、赤面、国家、有道、圣主、臣僚、国主等，并非一般民间艺人的口吻。而“成就弥药聪明缓，设置工院如养树”句，更是道出了这可能是来自西夏工院的乐人演唱脚本。

《格言诗》，长 2400 余字，顾名思义，以西夏民间格言为主体。《格言诗》在一开头就强调了掌握格言的重要性：

麻纒僻昆，綉纒箛蔴，恣蛭箆算窺市范；酮稗食罍，礪毋箛模，縵箠舉謀絀论村。

虽说谚语，不说源头，机巧聪明致迷惑；吟咏格言，不谈根本，睿智之人解难明。

接下来是近百首格言，每首均由语义对仗的上下两部分组成，每句少则三五言，多则二十余言。罗列的格言大都是讲生活的道理，作者没有据内容主旨把它们进一步分类，以致其间的排列杂乱无章，看不出逻辑关系。这首长诗全篇主要围绕强弱、贫富、美丑、男子口才等几个主题展开，是按照内容来组织全诗的。全诗反复提到强弱、贫富、美丑、长者、男子口才，每一段都是围绕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来写的，有很明显的归类痕迹，将主题相同的格言归类到一起，是文人在收集以后进行分类编排而成，更像是“若干格言在一个或者多个主题下连缀为无韵长诗”<sup>①</sup>。整首诗基本由贴近西夏普通民众的格言蝉联而成，与《新集锦格言集》比较相似。但《格言诗》与主题散乱的西夏格言不同之处，在于其已经开始往西夏诗歌的方向前进一步，具有“准诗歌”的性质。联对句中提到了“白鹤诗篇”与“黑头乐诗”，前者是强者诗，而后者是胜者诗。这不由得令我们注意到，本组诗的第一首《赋诗》中的“赤面根源天女鹤”（**柜缸火吧聿磳磳**）之语，而第三首《月月乐诗》中的“黑头赤面岁始安乐国开宴”之类。那么，本首《格言集》的集撰

<sup>①</sup> 聂鸿音：《党项诗歌的形式及其起源》，《西夏研究》2016年第4期，第6页。

者似乎是一名参与诗歌收集、整理的评判者。

《聪颖诗》，尾残，但已有文字也长达 2200 余字。视其内容，也是格言的汇集和整理，但“聪颖”和“智慧”的主题较为紧凑，主要的题材在于夫妻、家族、亲属、邻里、番汉、男女、妯娌、子弟、言语、行为等方面的告诫，其风格、水准与《格言诗》接近，疑为同一人所为。首句“智慧聪颖郊野求”，已经指出这些诗句是从民间采集而来的。“我国境内”与“他国境内”的有意对比，以及“有识世传悟国道，无识世口行盔甲”之类，显然有一种教化国民的口吻。“番人格言两相对”，也是对西夏党项民族格言形式的基本掌握和概括。因此，本文认为此诗和《格言诗》均出自同一位学识渊博，智慧公允，以教化国民、整理文化为目的的集撰者之手。

### 三、党项体无韵杂言文人诗典范《月月乐诗》

这五卷诗里写得最好，最具特色的是《月月乐诗》。《月月乐诗》是学者们研究最多、最深的西夏诗歌之一。这首诗的开头是短小的引子，接下来分为十二章，从正月讲到腊月，依次介绍了每个月的物候和人事，始终贯穿着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的主题，和古老的《诗经》中的《七月》诗非常相似。正月诗中“羊”的意象、二月诗中“鹤”的意象、三月诗中“杜鹃”的意象，四月诗中的“青草”、六月诗中的“蝴蝶”、七月诗中的“家畜”、八月诗中的“稻谷”、十一月诗中的“寒冰”等，仿佛如主干，而其他相应的意象化为“枝叶”一般，诗歌顿时有摇曳生姿、重章叠沓之美。《月月乐诗》反复强调国富民强、君民同欢的主题，“国宴”二字，绝非人人了解、关心和参与的，所以此诗的作者应该是懂得依附西夏政权的高级知识分子。

《月月乐诗》还有一个令人诧异的特点，即每一句、每一联、每一段都会用不同的语言重复一遍。最早是西田龙雄注意到，《月月乐诗》采用了一种人们从未见过的体裁<sup>①</sup>，这是无法通过译文表现出来的，即原文的每一章实际上包含内容相同的两“阙”。如果打破“阙”的界限，把两“阙”中相应的句子视为一“联”，那么就可以看出，这样的一联由对仗的两句构成，但上下句并不是单纯的语义对仗，而是使用了两套不同的词汇来表达相同的意思，就好像彼此互为译文一样。例如全诗开头的引子：

上阙：股揣隋，綹纒瑚。股揣隋，綹纒蔴。

ka<sup>1</sup>·o<sup>1</sup> khjij<sup>2</sup>, njor<sup>1</sup> yu<sup>1</sup> jár<sup>1</sup>. ka<sup>1</sup>·o<sup>1</sup> khjij<sup>2</sup>, njor<sup>1</sup> yu<sup>1</sup> tshjiw<sup>1</sup>.

月月乐，问根源。月月乐，说根源。

<sup>①</sup> [日]西田龙雄：《西夏语〈月月乐诗〉の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25，1986年。



下阕：聚聚施，礪蔻綃。聚聚施，礪蔻模。

lhji<sup>2</sup> lhji<sup>2</sup> bie<sup>1</sup>, mñr<sup>2</sup> tji<sup>1</sup> rjár<sup>2</sup>. lhji<sup>2</sup> lhji<sup>2</sup> bie<sup>1</sup>, m ]r<sup>2</sup> tji<sup>1</sup> ne<sup>1</sup>.

月月乐，问根源。月月乐，说根源。

一望而知，上下阕的对应位置上没有一个字相同，念出来的读音也毫不相干。西田龙雄指出，下阕使用的是多见于其他党项文献里的常用词，因而容易解读，但上阕用的有些词仅见于字典而不见于日常文献，因而显得比较艰深。于是他估计诗的下阕代表了下层民众使用的俗语，上阕代表了上层人士使用的文言<sup>①</sup>，文言和俗语在诗中构成了意义上的对当关系。实际上比较贴切的解释是，那两套词汇来自西夏境内两个不同的党项人群，上阕词汇的使用者是“自天神处来”的党项统治者，也就是从陕北迁至河西的李继迁部，下阕词汇的使用者是河西地区称作“黑头”的党项原住民，这可以在早期历史传说那里得到一定程度的佐证。<sup>②</sup>这两个不同的人群虽然都认同自己是党项人，但是讲着不同的语言，这两种语言都属于藏缅语族，上阕的语言和现代的珞巴语、僜语有些相近<sup>③</sup>，下阕的语言则具有比较鲜明的羌语支特点。<sup>④</sup>这就是说，全诗的每一章是把同样的内容用不同的语言各说了一遍。下面是这首诗的前三章：

翠糴股揣凹木炯藺翊毋碎疤郝莫譽。杆矚糴翳句毯，糴翳緘幌蚰晞蔡。聚戍絕  
綉籊纒沮，癘蚰杆苾渠磷羌蝥鑿砍，蚰晞麻纒蝥蝥縹。

籊聚科纒柳柜缸翠糴參猛繕梳属。竣轆胡俺柜泛柜，胡科利蒂芒泛通。伺务硯纒  
竭登碰搓，坭柜竣破烹葭费條簞属，輪侵芒径礪泛辐。

正月里黑头赤面岁始安乐国开宴。白高暖厩羊产仔<sup>⑤</sup>，日晒厩内羔儿眠。月之三日  
人向往，牦牛白羊草场嫩叶始堪食，羊鸣铃响牧归来。

碩吳股揣其碣各砾瞻艱，暢癘謀蒐汝簞框。碩解繪杆汤情蚰，胛褫糞誓穰古竣。  
扑讐股揣縣纒麻纒繪踩瑚，縣纒繪踩股揣扑，縣纒炯覩繪簞籊。

舉聚科瘰铺焦茱綉柳豁纒，絛豚碩唱蚰鄂费。糞舁竣谤泛妮，壓壓塞前箇焦脂。  
網碣聚墅磚泛禍礪帛皇，磚侵礪皇聚脂網，磚豁柜菴綉挡籊。

① 克平 (Kepping 2003) 注意到西夏字“寂” dzjo2 (诗) 与“糴” dzjo2 (仪) 同音，并且用到上阕词语的文学作品全然没有佛教意味，于是她根据“因声求义”的方法估计那是在早期“前佛教时代”形成的、专门在本民族庆典上使用的“仪式语”。参见 Tangut ritual language, Б. Александров сост. Ксения Кепинг, Последние статьи и документы 24-28,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Omega.

② 聂鸿音：《“党项人”考辨》，《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第178—187页。

③ 今天的珞巴语和僜语分布在中国西藏自治区东南部和印度交界的一片地区。黄振华曾猜想那一带的“夏尔巴”人有可能是在西夏覆亡之后南迁的党项人，见其《西夏龙（洛）族试考——兼谈西夏遗民南迁及其他》，《中国藏学》1998年第4期，第61—70页。

④ 聂鸿音：《勒尼——一种未知的古代藏缅语》，《宁夏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第93—97页。

⑤ 白高，西夏的自称。

二月里路畔草青鸟鹊飞，来往行人衣履薄。冬日寒冰春融化，种种入藏物已出。  
西丘明月鹤唳问流水，鹤唳水秀月偏西，鹤飞水大永不竭。

棋蚧股揣厂蚰舉壓苾并蔴纓郝窰羸，赦塌郝滩繪謀闕各轡癘篤。摺磧癘并弟羸蔴  
纓苾猜如衬，弟蔴苾翺揮剧舡。回砍擘蕙侧融緜，弟羸炯覩苾籓苻。

戊聚科陌披披苾凳碩侵繕泛疤，锁緜繕俺縗絛硃脂碰沏祛。蛇迪皺徊泛禍苾帛  
絳，环侵苾键緜紹號。稳窃键蒸籓清繕，环謀纓拒苾籓颊。

三月里布谷斑鸠树丛啼叫国安乐，国势强盛水流草生猎于郊。东方山上鹁啼催植  
树，鹁啼树茂日光明。谷菜丰盈国不饿，鹁啼树丛广无垠。<sup>①</sup>

在所有题为“诗”的西夏文长篇作品中，只有《月月乐诗》不是用格言拼凑成的。正月诗中“羊”的意象、二月诗中“鹤”的意象、三月诗中“杜鹃”的意象，仿佛如主干，而其他相应的意象化为“枝叶”一般，诗歌顿时有摇曳生姿、重章叠沓之美。他如四月诗中的“青草”、六月诗中的“蝴蝶”、七月诗中的“家畜”、八月诗中的“稻谷”、十一月诗中的“寒冰”等，均是如此笔法，可见艺术之匠心。与交织着忙碌、悲苦的《七月》最大的不同之处，则在于《月月乐诗》的“乐”的主题，反复强调国富民强、君民同欢的主题，因此这显然是西夏文人的创意。其叙事的时间脉络，比汉文的名篇《诗经·豳风·七月》显得井然有序。在这里我们首次看到了对西夏风土人情的描述，也体会到了西夏全盛时期国民的生活热情。当然，这卷诗是官刻本，其作者必是皇帝身边的文臣。良好的经济条件决定了他良好的心态，这导致他作品里的风物描写显得比平民百姓乐观一些。

#### 四、西夏格言对《大诗》等五首准西夏文人党项体诗歌的启发。

《格言诗》《月月乐诗》等五首借鉴了《新集锦格言集》杂言体句式。《格言诗》《月月乐诗》等五首每句字数，其实也不固定，呈现出“杂言”的特点。《大诗》中的句式从四言到十四言不等，其中七言句式占绝大多数，这与《新集锦合辞》中七字谚语数量最多的情况相同。比如：“篩蘊挖河繫經，碰釉朕艘訂緝，硃胞□□瑪膩。蒸儻泪津黄津寂，舉录插紉藁緜态。帛吴練变，蛸坤锁籓舉。坎睭裸□朕半拆，稷属脓禍訂唐緜（壮年转老如风，自量惜我思虑，壮老□□时过。七言六首八首诗，两章生人独寿巧。生人不二，各朝贵不二。所做□疑我主悟，说爱说憎在自身）”<sup>②</sup>，一段中有四言、五言、六言和七言。《赋诗》《格言诗》《聪颖诗》《月月乐诗》四首

<sup>①</sup> 西夏原文上下阙的意思相同，如果如实译出则会造成译文大量句子的重复，所以下面的译文把原来的两阙处理作一阙。

<sup>②</sup> 俄藏 ИИВ.No.121，夏乾祐十六年（1185）刻字司刻本，不署撰人，影件见《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册，第268—271页。参见惠宏、段玉泉编《西夏文献解题目录》，阳光出版社，2015年，第44页。



同样具有杂言的特点。《赋诗》现存部分主要以七言句式为主。《聪颖诗》中有三言到七言、十言、十一言句式,《格言诗》中有三到八言、十言、十一言句式,其中七言句式在数量上仍然远远超过其他句式。《月月乐诗》中也有七言到十一言、十三言、十四言的句式,说明《格言诗》《月月乐诗》借鉴了《新集锦合辞》的杂言体句式。

《格言诗》《月月乐诗》等五首都借鉴了格言的对仗、比喻等修辞手法。西夏格言的喻体大多是西夏人民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事物,如日、月、箭、石头等,而《大诗》《格言诗》等几首中更多是宝石、璎珞、彩缎等,这种不同也是由不同阶层的物质生活水平造成的。如《格言诗》:“磳馐的汝麤艘关,鲍奢褊奢息肇僚(妙白衣服独细软,龟甲蚕茧一命同)”,提到的是用蚕茧做成的“细软衣服”。《聪颖诗》:“柏沦舉软沔蕊,菜三舉息奢秋(金银两库污染,丝绢二种穿烂)。”提到的是“丝绢衣服”。以上提到的“细软衣服”“丝绢衣服”与《新集锦格言集》当中提到的“补衲衣服”完全不同,并非普通民众所穿。《月月乐诗》中的描写则完全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上层文人的“西夏梦”,已经完全脱离了西夏当时的实际情况,属于西夏文人的虚构。

《格言诗》《月月乐诗》等五首同样集中在西夏人的生产生活、道德观念、民族文化、社会习俗及对自然界的认识等方面,内容丰富复杂。《赋诗》《大诗》《月月乐诗》《格言诗》和《聪颖诗》,明显呈现出民间格言逐渐演化成成熟文人诗的递变色彩。这些文人的身份虽然模糊不明,但他们对国主、国君、臣僚、道义、佛教、君臣、国宴等的关注,说明其服务于皇室和宫廷的身份。

相对而言,在描述自然环境时,关于动物、植物、天象、地形与河流等方面,《新集锦格言集》中的描写比《大诗》《格言诗》《聪颖诗》《月月乐诗》四首的描写更加丰富,说明西夏上层文人对于劳动人民生活的环境认识不够全面,缺乏实际的生活体验。同样,关于植物、天文、地形和河流等方面的描写,《月月乐诗》等五首的描写也比《新集锦格言集》中少。在描写生产生活时,《新集锦格言集》中的描写比较丰富且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涉及西夏农业、畜牧业、商业、手工业等各个方面,描写的生活场景丰富多样。《聪颖诗》和《格言诗》中也有关于饮食的描写如酥油和肉食,但《新集锦合辞》中的食物以野菜为主。至于《月月乐诗》中对于人民生活场景的描写相对更加单一,对西夏人民的生产活动的描写只涉及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两种,但诗中所描写的人民生活是富足、丰收的景象。再如《新集锦格言集》中提到的西夏人民穿的都是“补衲衣服”,但《格言诗》和《聪颖诗》中提到的是用蚕茧做成的“细软衣服”“丝绢衣服”。因此从《新集锦格言集》到《大诗》《格言诗》《聪颖诗》,再到《月月乐诗》,其中对于底层人民生活场景的描写越来越少、生活场景越来越单一,说明其作品内容开始逐渐脱离西夏底层人民的生活,开始向上层阶级靠近,文人加工的痕迹越来越明显。更有甚者,《月月乐诗》中的描写则完全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上层文人的“西夏梦”,已经完全脱离了西夏当时的实际情况,

属于西夏文人的虚构。比如《月月乐诗》中反复提到“开国宴”，应该是西夏从上层统治者到下层人民欢庆的宴会，但诗中并没有“开国宴”更细致的描写，在史料中也找不到相关可以印证的资料。更高的修辞和虚构能力，是《月月乐诗》文学性更强的重要表现，因此它已经是典范的西夏文人无韵体杂言诗。

据上，与同时期盛行的中原格律诗相比，党项人创作的诗歌看来不大像诗——在格律诗的“押韵”“平仄”“对仗”三要素中，党项诗歌不具备前两个要素，而且对各“联”的字数不做限制。这样的诗歌可以称作“党项体”，确切说来就是“杂言体的无韵诗”<sup>①</sup>。当代民间诗歌的原始形式是无韵无对仗，但是对每句的字数有限制<sup>②</sup>，而党项体的诗歌虽然也不用韵，但是每“联”都要求像民间格言那样对仗，整体形式可以看作若干首格言的叠加。从每“联”的字数着眼<sup>③</sup>，可以把党项体诗歌与其他民族的诗歌区分开来。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大诗》《赋诗》等五首，是西夏较为上层的文人整理和模仿格言而成的。我们对比西夏格言和这五首整理过的诗歌的诸多细节，就能够见出这些文人诗歌源于格言而艺术性又高于格言的地方。西夏文人显然是通过自觉向格言学习，探索和创造出了西夏人民自己喜闻乐见的党项体无韵杂言体诗歌形式。

(责任编辑:王 龙)

<sup>①</sup> 克恰诺夫(1989)曾经指出“宫廷诗集”里的《造字师颂》出现了韵脚甚至“头韵”，但那实际上只是同一个西夏字在不同位置上的重复，应该不算真正的用韵。

<sup>②</sup>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和《仓央嘉措情歌》，现代的如彝文经书(马学良1986)和湖南江永县的“女书”(赵丽明2005)，其中有大量无韵无对仗的五言、七言作品。

<sup>③</sup> 党项人抄写诗歌时习惯用空格或移行来表示断句，所以识别诗的格式并不困难。